

哲学的人文精神功能

杨 方

(湖南师范大学 哲学系,湖南 长沙 410081)

【摘 要】 人文精神是指为人类普遍价值观念的弘扬或实现而不屈不懈地奋斗的精神。它由人权、民主、自由、平等诸理念和正义原则、仁爱精神、和平意识、大同理想等要素构成。较之其他人文社会学科,哲学更有益于人文精神之培养,因为哲学对人文精神的各个要素的深入的或系统的研究可以为此奠定坚实的认识基础,哲学对各种违背人文精神规定的制度和行为的敏锐觉察可以为此预备可靠的理论保证,而哲学对一切与人文精神要求背道而驰的制度和行为的勇敢揭批可以为此提供极富感召力的示例范型。哲学助益人文精神之培养的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帮助人们充分地了解人文精神,促使人们真诚地信仰人文精神,激发人们能动地践行人文精神。哲学为人们的人文精神之培养树立了大量光辉榜样。往古来今的许多哲学家在人文精神方面做出了可歌可咏、可史可书的贡献,他们中有民主精英、自由斗士、正义法官和仁爱圣人等各个方面的杰出代表。

【关键词】 哲学功能;人文精神培养;原因;过程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类型】A

【文章编号】1003-7489(2001)02-0006-06

综合其词源含义和历史语义,人文精神应是指那种为人类普遍价值观念的弘扬或实现而不屈不懈地奋斗的精神。它由多种要素构成。在不同时代,它所包含的要素不尽相同,其演变总趋势是内涵不断丰富。在当代,人文精神将以下八个要素包容在其自身之内:人权、民主、自由、平等诸理念,正义原则、仁爱精神、和平意识、大同理想。

如果说人文精神是一棵大树,那么哲学就是一片沃土。各门人文社会学科都有益于人文精神之培养,但哲学在此方面最为突出。

一、哲学最有益于人文精神之培养的原因

人文精神可以生长于各门人文社会学科中,甚至也可以部分地生长于自然技术科学中。但是,在人文精神的各种园地中,哲学最为丰沃。在这片园地中,人文精神之树的根扎得更深,推得更广。哲学较之其他人文社会学科更加有益于人文精神的培养,

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从其主要论题看,哲学将人文精神的各个要素都纳入自己的领地进行深入的或系统的研究,从而为人文精神之培养奠定坚实的认识基础。

并非所有人文学科都把人文精神要素当作自己的主题。但是,哲学却将人文精神的所有要素都纳入了自己的研究范围。具体说来,社会哲学将正义原则和大同理想等,经济哲学将自由理念、平等理念和正义原则等,道德哲学将正义原则和仁爱精神等,政治哲学将人权、民主、自由、平等诸理念和正义原则、和平意识等,法律哲学将人权理念、平等理念和正义原则等视为它们各自的主题。从事这些哲学分支研究的学者们,不论其学术兴趣怎样,都不能忽视人文精神的这些或那些要素,否则,他们的研究成果必定是单纯学究式的,缺乏起码的现实关怀。事实上,自古迄今,凡关注现实社会问题的哲学家们无不思索过人文精神中的某一或某些要素,有些哲学家甚至将

【收稿日期】2001-04-18

【作者简介】杨方(1967-),本名杨君武,男,湖南邵东人,湖南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西方美学、西方伦理学和哲学原理研究。

其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于探究人文精神的某个要素(如人权理念、民主理念、正义原则、大同理想)。在哲学史上,不少哲学家的代表作就是对人文精神的某一、二个要素的专门研究,例如柏拉图的《理想国》(副题为《论政治正义》)、Th. 莫尔的《乌托邦》(描述大同理想)、T. 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同上)、J. - P. 卢梭的《论人间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和《论社会契约》(分别探究平等理念和民主理念)、I. 康德的《论永久和平》、P. 勒鲁的《论平等》、J.S. 密尔的《论自由》、W. 葛德文的《政治正义论》(主要论说正义原则和民主理念)、J. 罗尔斯的《正义论》和《政治自由主义》(主要探讨正义和自由二理念)等等。

其他人文社会学科可能也研究人文精神要素,但是不像哲学那样全面地思索它们,而仅仅涉及其中的一部分。譬如,经济学只涉及自由理念、平等理念、正义原则,法学只涉及人权理念、平等理念、正义原则,艺术学只涉及自由理念,宗教学只涉及仁爱精神,即便政治学所涉及的人文精神要素也不如哲学所涉及的全面。并且,其他人文社会学科对人文精神要素的关注也源于哲学,或者属于哲学。这是因为,其他人文社会学科大多是从哲学中分离出来的。在它们独立之前,思想家们在其名义下对人文精神要素的探究当然属于哲学。而在它们独立之后,思想家们在其名义下对人文精神要素的思考虽然不便都归于哲学,但至少可以说都源于哲学。

其他人文社会学科对人文精神要素的研究一般不及哲学的深入、系统和完整。在对人文精神要素的探究中,哲学之所以比其他人文社会学科更深入、更系统、更完整,是因为它拥有更深远的视线、更高瞻的视点和更广博的视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对人文精神要素的探究往往注重实证性和操作性,而哲学对人文精神要素的探究则一般注重思辨性和理论性。譬如,就民主理念而言,哲学家们思索的是民主的根源、本质、模式、功能,民主与宪政、法制的关系等;而政治学家们关心的是民主的运行机制和操作流程、各个时代和国家的民主实践等。就正义原则而言,哲学家们思索的是正义的本质、类别、基础、标准,正义与善、仁慈的关系,正义与人生、社会的关系,正义原则与其他价值原则(如功利原则、效率原则)的关系等;而法律学家们关心的是正义在各种法律中的体现,维护或实现正义的立法程序和司法程序,对违背正义原则的行为的惩处、正义对司法人员的具体要求等。

既然人文精神的各个要素本身就是哲学的主题,那么对哲学的学习和研究也就是培养人文精神的活动之一。明确地说,学习和研究哲学,可以使人们对人文精神的内涵获得深入的、系统的或完整的了解,从而为他们自身的人文精神之培养奠定必要的认识基础。真正的哲学活动与人文精神之培养是内在地统一的。哲学能够使人最直捷地接近人文精神。

第二,从其专业敏感看,哲学能够敏锐地觉察各种违背人文精神规定的制度和行为,从而为人文精神之培养预备可靠的理论保证。

每一种职业或专业都有其特别敏感的对象。哲学的专业敏感就是对现实社会中一切违背人文精神规定的制度和行为的先知先觉,即先于其他学科而发觉社会制度和社会行为中有违人文精神规定之处。这种先知先觉尤其明显地体现于对那些隐蔽地违背人文精神规定的制度和行为的识破中。常常,当经济学、政治学或法学为统治者们的某项政策连声叫好时,哲学却在其中发现了悖逆人文精神规定之处。哲学在各部门其他学科的齐声哼鸣中发出的不谐音在训练有素的耳朵听来恰是最悦耳动听的。在哲学史的各个时代里都有这样一些哲学家,他们因发现某些制度或行为不符人文精神规定而拒绝与官方合作,甚至不惜得罪随波逐流的民众。譬如,在担任雅典元老院理事团总主席时,苏格拉底冒着被弹劾甚至被监禁的危险拒绝了民众提出的宣判十位海军将领死刑的强烈要求,因为在他看来,这些将领为了让活着的水兵尽快在狂风巨浪中逃生而放弃为阵亡的水兵收尸,这是危难之际迫不得已的选择,若因此而治其死罪,则极不公正。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是当时唯一反对雅典民众不论特殊情节而要求处决十位海军将领的人,虽然有些政论家宣称要弹劾、逮捕他,民众也起哄闹事,但他拿定主意要为法律、为正义而冒一切险,不愿因惧怕纠缠、斧锯而附和民众于非义(参见柏拉图《申辩篇》)。苏格拉底还在担任雅典元老院议员期间拒绝执行三十寡头发布的逮捕一个主张庶民制(民主制的一种初级形式)而反对寡头制的人,尽管他本人并不赞赏庶民制,但他认为庶民制无论如何都优于寡头制。

哲学的这种敏感应归功于其冷静旁观和独立运思。哲学对现实社会事物的研究不是入乎其内的热情参与而是出乎其外的冷静旁观。哲学总是在现实政治之外独立运思而不为它所左右。而这些又是由哲学的超越性决定的。哲学,不论它怎样密切关注现

实社会,都高远地超出了现实社会的地表。道理很简单,就是俗语所言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或者如苏轼诗云“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哲学不愿为反反复复的利害计较所迷,不甘为一时一地的狭隘经验所限,它的目标是对任何对象获得尽可能清晰的和完整的把握。真正的哲学不是追随而是引导社会趋向,不是仰视而是俯瞰政治风云。它从来不甘心做社会的跟班和政治的奴婢。在基督教中世纪里,哲学虽然被迫沦为神学的奴婢,但依然不时地起而反叛神学以摆脱难堪的处境。

既然哲学本身对于各种违背人文精神规定的制度和行为是敏感的,那么学习和研究哲学也必将有助于人们敏锐地发觉这样的制度和行为,并为及时地阻止它们的实施或扩张做好理论准备。敏锐地发觉各种违背人文精神规定的制度和行为,这本身就是人文精神的一个重要体现,同时又是培养更高层次的人文精神的一种重要手段。

第三,从其批判本性来看,哲学不会姑息纵容而是勇敢揭批一切与人文精神要求背道而驰的制度和行为,从而为人文精神之培养提供极富感召力的示例范型。

哲学的本性是批判。通过内部的批判,它发展自身。通过对外的批判,它改造社会。哲学不仅善于发现社会中违背人文精神规定的制度和行为,而且勇于批判这样的制度和行为。在此方面,哲学比某些其他人文社会学科整体上更有骨气和魄力。经济学、政治学、法律学中虽然也有一些学说是批判各自时代的政策的,但是它们整体上为各自时代的政策进行辩护和论证,而不管这些政策是否违背了人文精神规定。哲学中虽然也有一些学说是附会迎合各自时代的政策的,但是它整体上绝不与违背人文精神规定的政策同流合污。哲学家们中虽然也有一些明哲保身的人,但这样的哲学家毕竟只占极少数,而且可以说他们都是三、四流的哲学家。在哲学史中,人们可以看到大义凛然的思想斗士代复一代地崛起。关注现实社会的哲学家几乎都是社会批判家,而他们的批判大多以人文精神的某一或某些要素为基本依据。他们之中,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者、16世纪以来各种社会主义者、启蒙思想家们、法兰克福学派哲学家们是四个引人注目的社会批判家群体。他们或依据人权和自由二理念谴责教会对人性的残害和对异端的迫害,或依据正义原则和大同理想揭露不合理的经济制度(私有制、剥削制等)和政治制度(世袭制、等级制等)所造成的苦难和罪恶,或依据民主、自

由、平等诸理念抨击君主专制、思想禁锢、言论压制、等级压迫,或依据人权、民主和自由诸理念控诉官僚机器和技术统治对人的本性的压抑或扭曲、对人的自由的侵犯或剥夺。有时,万众噤若寒蝉,唯二、三哲人坚执抗议,其情其景,有似茫茫荒原上倏然掠过的呼啸马嘶和沉沉夜黑中悚然惊起的嘤嘤鸟鸣。哲学的社会批判对社会状况的改善的实际功用可能并不大,但是它可以使民众警醒和使当局收敛。

哲学的批判本性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其一,哲学本身拥有独立不羁的品格。哲学可能从其他学科和现实世界寻求材料和依据,但是它不必依赖于其他学科和现实世界,因此它是非自足地独立的,而这种独立性可以使之不受官方意识形态控制、不为现实政治行情所牵制。其二,哲学家们往往具有强烈的社会使命感。除了单纯技术型的哲学家(如某些数理逻辑学家、心理美学家、语言哲学家、科学哲学家)之外,其他哲学家或多或少、或深或浅、或久或暂关注过现实社会,并且,他们关注现实社会的目的不仅仅是为其学术探究获取材料或依据,还有为改善或变革社会而提出更具针对性和适应性的建议或方案。作为知识阶层的精英,他们大多具有强烈的社会使命感,力求以自己的思想影响现实社会,甚至渴望救世济时。他们不仅坚持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信念,而且胸怀领袖群侪、舍我其谁的抱负。他们内心里深藏着柏拉图所云哲学王的梦想。这并不是说他们有管理国家、统治万民的政治志向,而是意指他们有自己的思想指导政治事务、引领时代潮流的人生理想。他们中有些人的确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其三,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现象总是存在。各个时代和国家中都存在着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现象,而有良知的学者们容不得这样的制度、看不惯这样的现象,总是情不自禁地要说长道短、评头品足。而哲学家们在此方面尤其不甘人后。其四,统治者们倾向于对普通民众进行思想愚弄和精神欺骗。在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中,鲜有统治集团不倾向于为了自己的利益或名义上的国家利益而在思想上愚弄民众、在精神上欺骗民众(即便民主政府有时也这样做)。而有思想愚弄,就需要思想启蒙;有精神欺骗,就需要精神解放。哲学家们在多个时代里都是率先甚或唯一担负起思想启蒙和精神解放之重任的群体。他们中许多人为此重任遭受过磨难乃至献出了生命。

哲学家们的社会批判是其人文精神的一个主要表征,它可以为一般人的的人文精神之培养树立榜样

和提供启示。既然哲学本身勇于揭批各种与人文精神要求背道而驰的制度和行为,那么学习和研究哲学便可以使人们在仿效和借鉴中逐渐养成理性批判精神,从而提升其人文精神的层次。

哲学的上述三重人文精神功能是密切相关的。其中,第一功能是第二、第三功能的基础,第二功能是第三功能的前提,而第三功能又有助于强化第一功能。

二、哲学助益人文精神之培养的过程

人文精神之培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哲学对人文精神之培养的助益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个过程可以被分为三个阶段。应当指出,它们并不一定全部出现于某个特定的个人或集团的人文精神之培养中。但从理论上讲,哲学对人文精神之培养的助益必须经历这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帮助人们充分地了解人文精神。包括了解人文精神的含义和要素,了解人文精神的各种规定或要求,了解人文精神在人类历史中的演变过程和在当前社会中的实际状况。

尽管知识不等于行动,但是知识是行动的前提。这一点早在古希腊时期既已被哲学家们指明。譬如,苏格拉底就强调知善是行善的必要前提,他甚至提出德性即智慧(参见色诺芬尼《回忆苏格拉底》第三卷第九章)。尽管对人文精神的认识并不就是人文精神本身,但是了解人文精神是培养人文精神的前提,并且了解它愈多,对培养它就愈有益。人文精神是一种高度理性化的精神,仅凭感觉和直观不能望其项背。人们可以不学伦理学而仅凭良心就成为一个具有高尚道德的人,但是人们绝不可能不领会人文精神而仅凭良知就成为一个具有高尚人文精神的人。虽然我们不能仿照苏格拉底所提出的不知善就不能行善之观念说,不了解人文精神就不能践行人文精神,但是我们可以说,不了解人文精神就不可能培养出自觉的人文精神,不深入了解人文精神就不可能提升人文精神的层次。有些人在不知不觉中违背了人文精神的规定,有些人对他人的违背人文精神规定的行为毫无觉察,这都是因为他们不了解人文精神。

哲学以它对人文精神的深入、系统、完整的阐发明显地推动了整个人类的人文精神的发展,它也可以通过予人以深入、系统、完整的人文精神知识而可观地促进个体的人文精神之培养。通过广泛地了解哲学家们关于人文精神要素的各种学说以形成自己的比较成熟的人文精神观,这是培养自觉的人文精神

的第一步。应当指出,不同哲学家对同一人文精神要素的论说必定有所不同甚或有所冲突,这就要求接受者们善于比较、鉴别、选择、综合。

第二阶段是促使人们真诚地信仰人文精神。这意味着把人文精神规定当作他们自己的行为准则,把人文精神之弘扬和实现当作他们自己的人生理想。

宗教主张先信仰后理解,而哲学则要求先理解后信仰。在充分了解人文精神之后,人们还应真诚地信仰人文精神。知识必须经由信仰才能转化为行动。对于人文精神之培养,仅仅了解人文精神是不够的,还须信仰人文精神。往往出现这样的情形:一个人对某个学说知之甚详,但是他并不相信它,或者只是口头上相信它而内心里并不相信它。这样的情形也可能降临于人文精神之上。

要避免知而不信的情形对人文精神发生,就得借助于理论的说服力。而哲学是非常擅长以理服人的。哲学晓谕人们,人文精神的各个要素是千百年来人类理性选择的必然结果,是数十个世纪的人类文明的宝贵结晶。哲学劝导人们,人文精神不仅对于整个人类是有益的,对于任何个体也终究是有益的。哲学提醒人们,既然必须有所信仰,那么与其信仰其他理念、原则,不如信仰人文精神。总之,只要人们真正走进哲学,那么哲学就能够使他们信仰人文精神,真诚地而不是虚伪地信仰人文精神。

有必要指出,这里所云信仰意指一种持久的稳定的专注的信念,而非一种迷信的盲目的狂热的崇拜。对人文精神的信仰不同于任何宗教信仰,因为它基于清醒的理智而非神秘的直觉,它以人而非神为终极关怀目标,它着眼于人间现世而非天国来世。

第三阶段是激发人们能动地践行人文精神。其具体要求是:自觉地把自已的一切社会行为纳入人文精神规定中,劝导他人和敦促组织遵循人文精神规定,及时纠正或制止自己的和他人的各种违背人文精神规定的行为,勇敢地抗议和谴责各类社会组织的悖逆人文精神规定的制度和行为。

仅仅了解人文精神不够,加上信仰人文精神仍然不够,人们还应践行人文精神。而哲学不仅能够使人们充分地了解和真诚地信仰人文精神,而且能够激发人们能动地践行人文精神,即在现实世界中积极主动地弘扬和实现人文精神。这主要是因为哲学为人们提供了大量践行人文精神的光辉榜样。他们的示范效应、激励功能是不可低估的。

哲学注重知,亦注重信,更注重行。当一些哲学

家(如J.-P. 萨特)说哲学就是行动的时候,他们之所想多是哲学对时代和社会的现实状况的改造。而这种改造中最有成效的部分是人文精神带来的。在积极的意义上,从事哲学就是践行人文精神。哲学本身必须从知识经信仰到行动,它也要求以之为指导的其他修养经历这一过程。

综而言之,在从知识经信仰到行动的整个人文精神培养过程的各个阶段,哲学都可以发挥其显著的功效,产生其独特的助益。

三、哲学家们的人文精神举隅

前已指出,哲学为人们的人文精神之培养树立了大量光辉的榜样。确实,在各个时代里为人文精神之弘扬和实现做出过可歌可咏的贡献的历史人物们中,哲学家们都不在少数。在人文精神方面,哲学家们不仅著书立说,而且身体力行,其贡献光照汗青、彪炳千秋。他们中有民主精英、自由斗士、正义法官、仁爱圣人等各个方面的杰出代表。他们的人文精神之树开出的灼灼繁花和累累硕果在人类文明的花果园中夺目耀眼、蔚为大观。这里不可能详细介绍他们在人文精神方面的壮举义行,而只能概要地分类提及他们的事迹。

第一类,民主精英。自古希腊时期至近代各国民主革命时期,除基督教中世纪外,西方历史中从来不乏为民主而奋斗的精英。而在他们当中,哲学家们引人注目。在古希腊罗马时期,不少哲学家因支持民主政治反对专制政治(包括僭主制、寡头制、帝制)而陷入各种厄运中。例如,毕达哥拉因不满僭主制而开罪权贵,被迫离开故乡萨摩斯岛,流浪异国他邦。爱利亚派的芝诺因主张民主政治、反抗僭主统治而被杀害。阿那克萨哥拉因支持伯利克里的民主改革而被政敌投入监狱,越狱后不得不隐居起来。普罗泰戈拉则因支持伯利克里的民主改革而被政敌放逐到西西里,旋即在途中遇难。西塞罗因坚持议会制(元老院制)、抗议帝制而被政敌当众刺杀。在近代前期,许多哲学家冒险宣扬过各种民主观和抨击过君主专制,遭遇了不同形式的迫害。诸如,伏尔泰因传介已完成民主革命的英国的开明政制和先进思想而其书遭焚、其人避难他乡。J.-P. 卢梭因赞扬激进的民主制和批判君主制而屡遭迫害,不得不流亡他邦和隐居乡野。德国启蒙思想家G. 佛斯特因在法国大革命时代亲身参与梅因兹市的民主革命而被卷土重来的反动势力杀害。G. 黑格尔一辈子深衷向往民主制,青年时,他为庆祝法国大革命的胜利而与大学同学一起栽种自由树;中年时,

他一反普通民众的狭隘民族主义而对拿破仑军侵占德意志诸邦表示欢迎,因为这沉重打击了封建势力,摧毁了专制政权,使人们看到了民主和自由的希望;晚年时,尽管他对普鲁士国王献过媚词,但他内心里依然向往古希腊的民主政治,依然推崇法国大革命的辉煌精神。德谟克利特所云宁愿在民主国家里受穷、而不愿在专制国家里享福之惊世豪言,道出了古往今来所有非御用哲学家的心声。

第二类,自由斗士。文艺复兴运动以来,西方各国的哲学家们为了各种自由(特别是思想自由和信仰自由)而同封建王朝和基督教会进行了长期的文化斗争,其中有些人为此承受了这样那样的磨难。譬如,M. 路德因倡导教众对教义的理解自由而遭到罗马教庭指使的教士们的围攻和威胁。G. 布鲁诺因斥责宗教的愚昧无知和传播无神论而多次遭到宗教法庭的迫害,最终被判处火刑。B. 斯宾诺莎青年时因坚持信仰自由而被革出犹太教门,且经历过多次暗杀危险,中年时为了思想自由不遭强暴而宁愿过着以磨制镜片为生的清贫日子,不愿接受一些权贵的带限制性条款的聘任。其他如J. 拉梅特利、爱尔维修、狄德罗、霍尔巴赫等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们,皆因批判宗教神学的荒谬、揭露天主教教会的罪恶、宣传无神论、主张信仰自由而或者其书遭焚烧、或者其人遭监禁。一位政治活动家(P. 亨利)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前发表的一次演讲中所提出的“不自由、毋宁死”之骇俗壮语,是一切崇尚自由的哲学家都愿意把它置于座右的。

第三类,正义法官。许多哲学家在沉思世界万物的同时,非常关注社会正义的实现情况。他们为社会中种种违背正义的事件、特别是由强大的统治者加诸弱小的普通人的非义事件而愤慨,他们尽其可能地为无助无奈的人们争取正义。西塞罗既是哲学家、演说家也做过律师和执政官,他曾为许多遭到不公不义对待的人辩护过,也曾把许多行不公不义之事的人投入监狱和刑场。伏尔泰一生好抱不平,曾利用自己的影响使多起冤案得以平反昭雪,因而深受巴黎民众的爱戴,当他从避难地回归故乡时,巴黎万巷空人前往车站迎接。萨特作为20世纪的伏尔泰也不时地抨击政府的非义行为,尽力为正义开辟生存空间,也正是出于对政府的不满,他拒绝接受来自官方的一切荣誉,甚至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在他逝世后,成千上万的巴黎民众自发到街头为他送葬。B. 罗素把他一生中的许多时光投入到为正义事业呐喊和奔走之中,他反对和谴责一切违背正义原则的政治制

度和政府行为,他曾因反对英国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支持拒服兵役者而被监禁半年,他曾与其他一些世界知名的哲学家、文学家、科学家一起声援遭受斯大林暴政迫害的学者。不平则鸣,唐朝文学家兼哲学家韩愈如是云。这正是大多数哲学家的本然之心。

第四类,仁爱圣人。在哲学家们中,大多具有超常的仁慈怜悯之心,少数成为旷世的圣人。在人类文明史的远古时期,出现过四位圣人:希腊的苏格拉底、中国的孔丘、印度的释迦摩尼和犹太的耶稣。其中前二者是哲学家,后二者也可以说是广义的哲人。他们或宣扬仁爱精神(孔丘),或践行仁爱精神(苏格拉底),或既宣扬又践行仁爱精神(释迦摩尼和耶稣)。苏格拉底对雅典民众充满慈爱,常年游历四方与各色人等辩论人生问题,分文不取地教导各地青年,敦促人们摆脱凡俗和蒙昧、追求高尚和智慧、做正义的人、过有德有识的生活,这个雅典的牛虻在暮年因开罪某些人而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控入狱,在拒绝越狱之后坦然饮鸩自亡,其德其节,高山仰止。如果说孔丘言仁较多而行仁较少(至少没有什么非常引人注目的仁爱之举),那么中国先秦时期另一位大哲人墨翟则既大力宣扬兼爱又勉力践行兼爱,他也可以被称为圣人(假如墨家成为后来中国文化的主流,他完全可能被尊为圣人)。据庄周记述,墨翟及其门徒摩顶放踵,自苦其志,为的是普天之下交相爱兼相利。现代德国哲学家 A. 史怀泽把自己五十多年的后半生的全部精力

和资财无偿地奉献给了贫病交加的非洲腹地民众,在救死疗伤的同时传播基督精神,在他逝世后,人们把他与印度国父 M. 甘地并称为 20 世纪里两大具有世界影响的圣人。还有许多哲学家在生活世界中行过的无数仁爱之举,它虽已为时间所尘封,但是哲学家群体的广博的爱心与时俱进、永不磨灭。一个真正的哲学家可能恨某一或某些人,但是他必定对整个人类、对全部民众充满爱心。天下一家,犬儒派的狄奥根尼如此宣称。这何止是二、三哲人的心声?

另外,还有一些哲学家分别在弘扬和实现人权理念、平等理念、和平意识或大同理想方面做出了可史可诵的业绩,兹不俱陈。

整体上,西方的人文精神比中国的人文精神强盛得多,不仅在哲学家们中如此,在艺术家们和科学家们中亦如此。在一个有着数千年严酷的封建专制的古国里,除了能找到少数宣扬过仁爱精神或大同理想的文士哲人之外,罕有人权、民主、自由、正义诸理念而奋斗的人文英雄,只是到 19 世纪后半叶以后,情况才有所好转。在当代中国,人文精神依然处于相对萎缩状态。这就使得人文精神之培养在当代中国变得迫切地必要。研习哲学是培养当代中国青年的人文精神的一条有效的途径。可以预期,持续数代的本真的哲学兴趣将给中国带来一个人文精神充盈的新时代。历史也将在中国证明,哲学既是可畏的又是可亲的。

Philosophy's Functions to Humanistic Spirit

YANG Fang

(Philosophy Department,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81, China)

Abstract: Humanistic spirit, an unyielding and untiring spirit of strife for the widespread and realization of the universal human values, consists in the ideas of human rights, of democracy, of liberty, and of equality, and the principle of justice, the disposition of benevolence, the sense of peace, the ideal of universal union etc. Philosophy is much more helpful than other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in cultivating the humanistic spirit, for which its profound or systematic inquiries into all elements of humanistic spirit set down a hardy cognitive ground, for which its penetrating detection of any system and action violating the imperatives of humanistic spirit prepares a reliable theoretic assurance, and for which its valorous accusations of all kinds of systems and actions running in the opposite direction to the appointment of humanistic spirit supply many examples full of attraction and inspiration. The process in which philosophy promotes the cultivation of humanistic spirit let itself be divided into three acts: helping people in understanding fully the humanistic spirit, making them to believe cordially in it, and inspiring them to perform it actively. Philosophy sets up a great deal of shiny models for the cultivation of humanistic spirit. A lot of philosophers heretofore made their admirable and unforgettable contribution to the widespread and realization of humanistic spirit, among whom stand out elite for democracy, fighters for liberty, judges of justice and saints of benevolence.

Keywords: function of philosophy, cultivation of humanistic spirit, cause, process

[责任编辑] 邓乐群